



揭開資產階級的醜惡面孔

青年出版社瀋陽營業處印行

目錄

請看資產階級進攻是何等猖狂！難道我們不應該打退這種進攻嗎？	博勇、力田	(一)
資產階級有計劃地向革命陣營進攻的一例	畢克明	(六)
十八歲的宋家樹險些被奸商害得身敗名裂	李翼	(十二)
我拉攏政府工作人員偷盜國家財產的罪行	李翼	(十五)
我是怎樣墮入貪污腐化的泥坑的	李翼	(十七)
王世禮是怎樣被糖衣炮彈打中的	李翼	(二十一)
奸商陷害了我	李翼	(二十四)
奸商用毒品陷害了我	李翼	(二十八)
英雄與罪人	方青	(三一)
回頭是岸	李翼	(三六)
我檢舉了我的舅父	胡克臣	(三九)
我和貪污份子史增潤斷絕父女關係	史淑雲	(四一)
錄	崔景泰	(四三)
共產黨員李金貴堅決與貪污犯作鬥爭	吳少琦	(四六)
站在鬥爭最前列的青年團員——陳宏駿	李彥	(四九)
祖國財產的守護者	李彥	(五四)
拒不受賄的青年團員趙鳳翔	董萬里	(五九)
黨鼓舞我戰勝了資產階級的腐蝕	董萬里	(六二)

請看資產階級進攻是何等猖狂！

難道我們不應該打退這種進攻嗎？

——記長春市煤建公司門衛梁乃桐是怎樣坦白和檢舉的？

一、梁乃桐是怎樣被貪污分子王路一拖下了水

梁乃桐（長春煤業建築器材公司第二營業部的門衛）過去是工人，來到公司當門衛的初期，思想很純潔，工作很積極認真負責，對工作也很滿意，心想「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的新中國裡，我才能有今天」。

在去年的春天，公司第二營業部開貨票的王路一（貪污的主謀，是地主出身，在偽滿時住過警察學校，當過警察所長），第一次拉攏梁乃桐說：「沒有錢化，不覺得難受嗎？」梁說：「沒錢又有啥辦法。」王說：「往外拉煤，」當時就被梁乃桐拒絕了。第二天王路一又對梁乃桐說：「你看某某人春夏秋冬穿的多好，手錶皮鞋嘎嘎的，看你穿的什麼？」但梁乃桐仍不大理會。以後，王路一見到梁乃桐即說：「錢是好化的，你還能在煤建公司幹一輩子嗎？」天長日久，梁乃桐即動搖而被王拖下了水，與四家私商推銷噓勾結起來，往外拉了兩次煤。王路一把分給梁乃桐的錢暗中又偷去，梁乃桐發火了，想不幹，但王路一威脅他說：「你不幹，我把你的事情都抖漏（揭發的意思）出來。」梁乃桐有虧心事，只好幹下去，這樣即越陷越深，把國家的煤炭一批一批拉出出賣給私商。共計拉出六十三

順（可裝兩火車），使國家損失人民幣八百九十萬元。

二、貪污分子與奸商怎樣破壞梁乃桐的坦白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開始時，梁乃桐對貪污是最可恥的道理有了初步認識，想坦白檢舉，另有顧慮，怕談出後被送法院，因此，在思想上發生了鬭爭，每天心裡是忐忑不安。他的這種心情被王路一看破後，王即佈置其他貪污分子與奸商，來動搖梁乃桐的坦白決心。尤其每當行政上開大會動員時，不是貪污分子來拉攏他，就是奸商來威脅他，破壞他進行坦白。

第一次長春市工商局召開動員大會時，申力生市長在大會上講了對坦白檢舉的政策，會後梁乃桐即想坦白，王路一看破了，便請他下小館，問他「你想怎樣辦？」他說：「談唄！」王路一說：「申市長報告千萬別聽，他是一貫欺騙人的，別上了當。」又說：「刀壓在我脖子上也不談，只要你不談，誰都不能談。」因而梁乃桐要坦白的決心又被動搖了，說：「我不談了。」王路一不相信，要他起誓，他說：「我要談是你的兒子。」從此王路一看見梁乃桐思想鬭爭劇烈、情緒不安時，就說：「怎麼？你又想當我兒子啦！」

第二天長春市工商局召開大會時，藍勇成局長和加工工程崑科長在大會上檢討了自己的錯誤，梁乃桐心想：「他們老幹部，都敢把自己問題談出來，我的問題一定談。」但會後王路一又找到他說：「這回你又怎樣打算？」他說：「你看藍局長、程科長的問題都談了，咱們的問題爲什麼不談呢？咱們一塊去談吧！」王路一說：「你談出來一定把你送法院，頂少亦得判三年五年徒刑。」梁乃桐說：「人民政府有寬大政策。」王路一又說：「共產黨是老一套，先給你們甜棗吃，然後扒你的皮。」以後，奸商和其他貪污分子都來找梁乃桐談。有的奸商說：「你千萬不要談，一談連累不少人，與你有

什麼好處！」其中有一個奸商李紹賢，是剛受政府寬大處理而釋放出來的反革命分子，以軟硬齊下的辦法破獲梁乃桐的坦白。他說：「我剛被政府寬大出來，你千萬不能談，我給你叩一個頭。」說了這話後，看梁不睬他，又說：「我幹過反革命，你是知道的（梁是鎮壓反革命時期的積極分子），如果你談出我們的事，我即咬你一口，就說你和我在一起幹過反革命。」和梁乃桐一起貪污的傅洪英（女），也寫信給梁乃桐，約他到電影院裡，阻止梁乃桐坦白。這樣，梁又沒敢談。

第三次工商局召開大會時，處理了六個人，把拒不坦白並聯合奸商破壞運動的關鳳地、王安宇、吳廷臣送法院法辦。把不忠誠老實坦白自己錯誤的丁負、孫捷開除黨籍，撤職查辦；對自己坦白的並檢舉別人的劉宜芝、鄭禮信免除處罰。藍局長在會上並對阻碍運動正常發展的幾種不正確的思想加以批判。梁乃桐還回親眼看見國家對貪污分子的政策，即決心要坦白。但會後王路一又找來了：「你要談，我就說你先拉攏我的，貪污的錢都叫你化了。」又說：「你談吧，把我抓去頂多住上幾年監獄（監獄），將來共產黨的社會一變，別的國家來了（指美國），我出來，咱們再見。」有的奸商在夜裡把梁乃桐找到黑暗無人背胡同裡去講，意思即是「如果你不聽，即把你整死在那裡。」梁乃桐看破這種意思，只好說：「我不談，不談。」

這個時候是梁乃桐思想鬥爭最劇烈的時候，心中有事看見什麼都不順眼，回家躺在炕上，哼哼呀呀，翻來翻去地睡不着。老婆問，罵老婆，孩子叫，打孩子。梁乃桐有兩個小孩，一個五歲，一個兩歲。有次兩歲的小孩哭了。梁乃桐痛打他一頓。在打小孩時，邊打邊叨咕：「你哭什麼，想叫我死！」他老婆（是居民讀報組員，很進步，在鎮壓反革命時檢舉過一個反革命分子）說：「你死你的，打孩子幹什麼！」梁乃桐說：「我死，我先把你們全砍死，我再死。」他老婆看他神色不對，把家裡的

菜刀也藏起來。又一次讀報組長告訴他的大孩子找他媽去讀報，小孩說：「媽！讀報組長叫你去讀報。」梁乃桐指着小孩就罵：「你這個小鬼崽子，就認得讀報，再招呼讀報，我砍死你。」小孩嚇的溜跑了。他老婆看梁乃桐的情緒好點時，就問他：「你到底有什麼問題？是不是貪污了？」他起初不承認。老婆說：「我們從報紙上看到政府號召，誰貪污了能忠誠坦白，政府一定減輕處分。」梁乃桐才把他們集體貪污的事，告訴了她。她說：「你坦白了，政府一定會寬大你的。」梁乃桐說：「他們（其他貪污分子）不讓我談。」她說：「你們一起去談嘛！」梁乃桐說：「他們不談，我也不能談。」她說：「你不談，我即去公司告你們。」他怕老婆告他，就答應說：「我早晚一定坦白。」這時，工商局長也找梁乃桐談：「你是工人階級，要站穩立場，要起模範帶頭作用。」並給梁一本「論共產黨員修養」看，梁乃桐看一會，思想鬧爭激烈了，即放下書，有時想坦白，就拿起來看看。梁乃桐坦白前兩天，鬧爭最激烈，吃口吐口，兩天沒吃下去飯。

梁乃桐坦白後說：「我未坦白前最怕開大會，每次開大會時，都找會場的最後角上或暗的地方坐，還把帽子往下一拉，口罩往上一罩，光露兩個眼睛，怕人家看到自己，可巧有次程科長走到我的跟前，好好看了看我說：「啊！是你坐在這裡。」我心想：程科長大概知道了我的事情，不然他爲什麼看我呢！心裡很不安。會議講到刺激我的地方，即塞住耳朵不聽，有時候看人看不見，會沒開完就溜號了。」

三、梁乃桐到底是坦白了

長春市工商局與煤業建築器材公司所召開的大會，對梁乃桐來說，都起過作用，尤其是工商局召開的第三次大會，處理了六個人，梁乃桐親眼看到了國家對貪污分子的政策，是說到那裡，即做到那

裡，與脫化分子和奸商所說的完全相反。因此，梁乃桐就下定了坦白決心。梁乃桐亦回想起自己過去是工人，在舊社會裡過着飢寒交迫牛馬不如的苦難生活，而在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裡，自己處在主人翁的地位，過着美滿幸福的生活，做出這種貪污行為是完全錯誤的。同時也回憶起程科長所說的「你是工人階級，要起模範帶頭作用」，怎樣帶頭？只有徹底交代自己問題，揭發其他人的問題！

梁乃桐的老婆對他的幫助亦是很大的，梁乃桐想：「我老婆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檢舉過反革命分子，這次又幫助我，要我坦白，我再不進步，都趕不上老婆。」因此，下定最後決心，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煤業建築器材公司召開大會以後，就向組織交代了自己問題，同時也檢舉其他人的問題。二十六日晚間，並在工商局召開的大會上作了典型報告，會上由工商局藍局長宣佈將貪污主謀拒不坦白並破壞運動的頑固不化分子王路一送法院法辦，梁乃桐免于處罰。當時梁乃桐想了一宿，第二天早晨補充自己一些問題，又檢舉了許多其他人。從此，梁乃桐把半年來背在身上的千斤包袱放下來了，能睡着覺了，也能吃下飯了，再不打孩子和罵老婆了，家庭和睦了。他並向公司表示今後決心幫助公司把貪污運動搞徹底，努力工作，積極立功，把國家煤炭看住，不讓兩腳老鼠再盜去一點。

(轉載東北日報)

資產階級有計劃地 向革命陣營進攻的一例

朱 波

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鬭爭中，很多事實已經說明，資產階級在三年以來，對革命陣營進行了猖狂的進攻；但有些人還不相信。他們說：資產階級既沒有堅強的組織，又沒有軍隊，怎能向革命陣營進攻呢？對於這些懷疑者，（或資產階級非法行爲的辯護者），我願意舉出下面一件事實給他們看。這，只是千百件中的一件罷了。

一月二十四日，我訪問了一個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砲彈」擊中了的幹部——中央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後勤部供應處副主任孫建國。孫建國沉痛地對我說：「我是背叛了階級和人民的人。我已經不是人民的勤務員，而是一個危害人民利益的罪人。我現在已經沒有其他想法，只想把資產階級如何拖我下水，以及他們盜竊國家財富的罪行，全部揭露出來，讓人們看一看資產階級向革命幹部進攻的一切卑鄙無恥的手段，好在今後加以戒備。」他流着眼淚，敘述了自己的過去和被資產階級俘虜的經過。

孫建國是一九三八年參加革命的。曾任人民解放軍文化教員、連指導員、營長、團參謀長等職，

在抗日戰爭中，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孫建國一直都是一個很英勇的革命戰士。外號孫二虎。一九四八年在遼瀋戰役中，被蔣匪軍打斷了腸子。後來經過多方治療，最後接上了狗腸子，至今肛門仍經常流大便。當時，上級爲了照顧他的身體，撥了兩千萬元東北幣要他休養。

一九四九年一月孫建國在梅河口休養時，認識了一個叫王齡的商人。王齡獲知他是老幹部，就認爲自己發財的機會到了。王齡假惺惺地對孫建國表示同情，說：「你身體這樣壞，是不能參加勞動的。雖然有幾個錢，可是吃光了怎麼辦？倒不如做個生意，作一個長遠打算。」孫建國信了王齡的話，就和王齡一起，在長春成立了一個「大衆油坊」。

王齡的第一個目的達到以後，就想進一步利用孫建國掩護自己做非法的走私活動。他和另外幾個商人商量好，想用請看戲、嫖妓女來引誘孫建國。但是，每次都被孫建國拒絕了，孫建國連大衆油坊的大門都不出，生活也非常樸素。他對王齡等商人經常看戲、嫖妓女的行爲表示很不滿，使這幾個商人感到很棘手。爲着引誘孫建國出門，王齡等後來又想出另一辦法，就是勸孫建國幹行商。他們對孫建國說：「座商不如行商賺錢，還是出去活動活動吧。」孫建國就這樣出門了。但他仍然只是做買賣不做違法的事。

一九四九年六月，王齡給孫建國介紹了一個手段更毒辣的好商——瀋陽「鴻大行」經理周鴻恩。他們商量着要孫建國從東北運鐵到天津去賣，說這樣可以賺很多的錢。但孫建國知道這是走私，堅決不幹。奸商看到孫建國很堅定，都覺得不好對付。周鴻恩說：「不怕！只要辦法多，不怕他不上鉤。」接着，周鴻恩就找了長春的幾個奸商，共同調查孫建國的過去，檢討自己向孫建國進攻失敗的教訓。以後，他們決定了對付孫建國的辦法，就是先從思想進攻開始。

周鴻恩等一見孫建國的面就說：「你真不愧是一個老幹部！雖然做起生意來了，生活還是這麼艱苦！有一次，周鴻恩裝着一副誠懇的面孔對孫建國說：『革命軍人，特別是像你這樣的老幹部，生活上應該很艱苦，這才能成爲群眾的模範，但是，你的身體這樣壞，這樣下去怎麼能行呢？你的腸子接了狗腸子，說不定什麼時候斷了，就要你的命。現在革命勝利了，再不享點福，死了才冤枉哩。』周鴻恩的『思想進攻』終於起了作用。孫建國開始搖擺起來。他想：『周鴻恩說的對呀！身體這樣壞，說不定那天完蛋哩。如果不享幾天福，死了多冤枉！』周鴻恩看見孫建國動搖了，就展開預先計劃好的一連串的攻勢。先是請吃飯、洗澡、看戲；進一步就拉孫建國去吃女招待，進跳舞廳。孫建國說：『吃女招待，進跳舞廳，叫熟人看見多丟人。』周鴻恩說『不要緊，那裡就趕得那麼巧！如果遇見你的熟人或警察，就說那女人是我的老婆。而且，這也不是腐化，這不過是參觀參觀。沾不轉你的！』」

孫建國越陷越深了。但他還是不幹走私生意。周鴻恩就又找妓女來引誘他。周鴻恩說：「這是逢場作戲，常在外面活動的人，誰也不能那麼乾淨。」孫建國不願意。他又說：「你這個人真封建！虧你還是個老革命哩！」孫建國堅定不去。周鴻恩不久又想出新花樣。他對孫建國說：「我有一個親戚，長得很漂亮，又能寫會算，可以給你當一個很好的助手。」孫建國被迷惑了，就答應下來。過了一兩天周鴻恩就把預先花錢僱好的一個名叫郭玉蘭的妓女領來了。他把自己家裡一座好房子騰出來，讓給孫建國和妓女住宿。周鴻恩無恥地說：「你倆放心睡覺吧。查戶口的來了，我就說你倆是我的親戚。」說完以後，周鴻恩露着牙笑了一笑，就關上門走了。這個妓女並不只是單純的妓女，而是周鴻恩的助手。她時常對孫建國說姓周的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够朋友。時常勸說孫建國和周鴻恩合作。她把

孫建國的一舉一動，每天向周鴻恩報告。

孫建國就這樣被周鴻恩等奸商俘虜了。這以後，周鴻恩就公開向孫建國提出要走私。辦法是由孫建國出頭幹。周鴻恩對孫建國說：「你是老幹部，又是榮譽軍人，政府就是發覺了，也不要緊。」孫建國心裡有了病，不敢不答應周鴻恩的要求，終於和周鴻恩等奸商一起作起了走私生意。

這樣一來，周鴻恩等奸商都滿意了。他們把孫建國當成寶貝一樣看待。孫建國一拿出紙煙來，他們就搶着給點火。孫建國洗澡時，他們就把襯衣早早給準備好。生活上對孫建國「照顧」的真是無微不至。他們總共私運了九百噸鎊到天津，賺了三十億元東北幣。一直到他們的非法行為被瀋陽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發覺，把他們賺的錢大部沒收，才停止了這一罪惡活動。

一九五〇年十月，孫建國從東北來天津，準備回到原部隊去。一到天津，就遇見過去走私時幫助賣鐵的奸商李孝直，他當時是「武進土產貿易行」（私營）的業務主任。爲了盜竊國家的財產，李孝直馬上脫離了「武進土產貿易行」帶着孫建國整天鬼混。他對孫建國說：「你就像我的老上級一樣。我跟着你一定有出路。」他要給孫建國介紹女人，說：「我有一個表妹長得是十分人材，就是和她丈夫合不來，我打算給你介紹一下。」孫建國沒有答應。以後他又說：「臨記洋行是大買賣，就是缺少有才幹的業務人員。我希望你能和他們合作。」李孝直領着孫建國到臨記洋行去參觀。孫建國看到臨記洋行的大樓和七、八十個工作人員之後，李孝直又說：「這是總行，北京還有一個分行，規模和這裡差不多。」孫建國看到這個洋行規模不小，就一口答應下來，擔任了臨記洋行的協理，並訂了一年的合同，規定臨記洋行以後成交所得的純利百分之四十歸孫建國。

這樣一來，孫建國完全墮入了商人的圈套。當時經常和他在一起的，除臨記洋行的總經理楊晴宇，

副總經理馮國英和分行經理鮑明之、李芳玉以外，還有大商人張乃如、沈爾昌、宋慶友、黑靜生、邊裕民、王大正等數十人。這些商人都聯合起來，對孫建國實行進攻，孫建國的一舉一動，他們都能馬上知道。王大正給孫建國找妓女，邊裕民給孫建國送「奧美卡」手錶和五一型派克鋼筆，還經常邀孫建國去跳舞廳，吃「女招待」。孫建國向桌子上看一眼，他們就知道是要喝水或者吃水果。

一九五一年四月，孫建國找到了過去一起工作的羅文（當時是軍委後勤部計劃處長）。經羅文介紹，他到後勤部供應處擔任了副主任。

這以後，奸商們更像一群蒼蠅似的圍繞着他。去年九月他到廣州去組織辦事處時，奸商邊裕民、王大正等都陪同前往。鮑明之、王洪度等也買了禮物來送行。孫建國到達天津車站時，天津的臨記洋行、聯貿、新大陸、泰豐等商號的經理、東家等三、四十人都在車站上等着歡送。到上海後住在國際飯店，又有三、四個商人前往國際飯店問候。以後，邊裕民、王大正等又陪着孫建國到杭州西湖去遊玩。到廣州時，奸商黑靜生等早已僱好小汽車在車站上等候着。

孫建國處在這夥奸商的包圍之中，就幫助奸商做投機生意，臨記洋行要孫建國出面，說有一百部卡車要賣給軍委後勤部，共價一百一十億元。合同上規定兩個月交貨，結果過期兩個月也沒有運來，被臨記洋行騙走二十六億元（包括佣金、兵險費和一百一十億元的四個月利息等）。這次生意，孫建國分了臨記洋行一億五千萬元的佣金（現在都退出來了）。另一次奸商邊裕民、高徽壽等請孫建國當介紹人，賣給軍委後勤部二十萬條藏錢。孫建國分到佣金六千萬元。另外幫助天津「新大建築材料行」、「新中建築材料行」及上海、廣州的商人賣給後勤部營房管理部瀝青，分佣錢二千五百萬元。此外，還幫助很多私商作了些買賣。在這些買賣中，國家財產損失了不知多少。

資產階級俘虜了孫建國以後，更進一步向供應處全面進攻，奸商李奎直經過孫建國的介紹，打進供應處當了工作人員。他經常以供應處的名義在外吹騙，和私商勾結起來盜竊國家財產。另有二十多個商人，也都打入供應處，當了「幹部」，在供應處三十多個工作人員中佔了多數。（其餘是五、六個從部隊調來的幹部），把供應處弄得烏煙瘴氣，成了專門和奸商吃喝鬼混的機關。這裡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

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就這樣使供應處完全變質了。

（轉載人民日報）

十八歲的宋家樹

險些被奸商害得身敗名裂

博勇、力田

中國百貨公司南京市公司監工員宋家樹，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他做過三年學徒，一年店員，一九四九年因商店停歇而失業，經過店員補習學校學習，由工會介紹到百貨公司裡來。去年五月，百貨公司委託洪昌糖廠進行紅糖加工，公司派宋家樹去監工。

宋家樹初進洪昌糖廠時，對資方王子清的逢迎很看不慣，總是盡量迴避。但是王子清和他的小老婆王實萍却處處找機會來接近他。一天中午，王實萍拿了一張藤椅給宋家樹，說：「你怪辛苦的，睡一覺休息休息吧！」宋家樹想「睡睡也好」，未加拒絕。但醒來一看，却見那妖媚怪樣的女人坐在他身邊，正笑瞇瞇地給他搨扇子。就在這天晚上過磅時，宋家樹發現紅糖比平常少了十幾斤。他想：不能再睡了，出了漏子不是好玩的！就謹慎起來。

可是不幾天，王子清和他小老婆跟宋家樹閒談時，滿口讚譽宋家樹，宋家樹聽了很高興。這時王子清從地上抱起一塊糖渣，一本正經地說：「這是人民財產，應該點滴歸公。」王實萍就跟着說：「

我們王先生跟公家做生意就是喜歡這樣清清白白！」宋家樹聽了，覺得自己前天還懷疑他們偷竊，真是「狗咬呂洞賓，有膠不識真人」。

王子清見宋家樹已經漸漸上鉤，就親熱地問「你負擔重嗎？要用錢我這兒有，大家都是老朋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並拿了五萬元要給宋家樹。宋家樹不要，王子清連連說：「這是借給你的，有什麼關係？」宋家樹想想正要錢用，就接下了。過了幾天，宋家樹把五萬元還給王子清，王子清不肯要，爭了半天才收下來。從此，宋家樹心裡有了一個深刻的印象：王老闆兩口子是「好人」，很「和氣」。

宋家樹在廠裡吃飯原是按月繳伙食費的。但是到了八月份，王子清不肯收他的伙食費了。宋家樹一定要給，可是王實萍硬把鈔票塞回他口袋裡。過了兩三天，王實萍拿了一件新汗衫給宋家樹，說：「我一共買了兩件，我弟弟一件，送給你一件；我把你當弟弟看待，你可不要外氣。」說着就拉着小孩喊「舅舅」。宋家樹被喊得迷迷糊糊，心裡想：「既然把我當弟弟，就好像親戚，穿就穿了吧！」九月初，王實萍又親自給宋家樹做了兩雙鞋子，宋家樹想是「姐姐」做的，也就收下了。以後，王實萍又常常請宋家樹看戲、吃館子，每天兩頓飯把宋家樹侍候得無微不至；後來聽說宋家樹還沒結婚，就向他說：「我有一個表妹長得很漂亮，介紹給你吧！」一天早晨，王實萍便帶宋家樹到一家人家去看「表妹」，在那裡吃了一頓飯，也沒介紹給他；回來後，對宋家樹說：「吃飯時送過一盤鴨子來的便是我表妹，你已看見了，我介紹給你吧！」以後王實萍便三天兩頭地談起這「表妹」，使宋家樹充滿了「幸福的希望」。

從此，年輕的宋家樹便進了他們的圈套，學會了吃酒、抽煙、賭博、談女人；思想漸漸麻痺，工

作也不像先前那樣認真了。有一次，眼看糖包的封條動過了，可是他怕傷「情面」不敢追究。又一次，糖運到公司少了十幾斤，聽王子清說「大概碼子記錯了」，也未計較。工人向他反映王子清偷糖池的餘糖，他本想向上級報告，但轉而一想，拿過人家的，吃過人家的，萬一弄僵了，說不清，也就算了。

去年十一月糖的加工結束了，王子清兩口子對宋家樹的「親熱」也隨之結束了。他們的態度不那麼客氣了；提起「表妹」來，王實萍冷冷地說：「人家讀書了，不願意！」宋家樹這才認識王子清兩口子的真正嘴臉。他想起自己受騙，使國家財產受到損失，悔恨不已。但是他怕受處分，不敢講出來。

反貪污鬥爭開始後，有人揭發洪昌糖廠在加工中偷過大批紅糖，已有人證物證的就有四百餘斤；同時，發現洪昌糖廠加工的糖質量很差，僅目前所知的就有一萬多斤因糖質不好賣不出去；有三千多斤因水分過多全部溶化。宋家樹非常氣憤，他找王子清去，王子清還勸他：「不要害怕，你不必說，我不會說的。」經他認真質問，王子清却瞪着眼說：「都是公事公辦的。」那小老婆也聲勢洶洶地在旁邊幫腔。

宋家樹回到公司，思想鬥爭很劇烈，他父母、姐姐都責備他，要他向組織坦白。終於，他在學習時坦白出來了。他悔恨交加地說：「我恨透了這些奸商，他們用盡了卑鄙無恥的手段來迷惑我，引誘我，使我喪失了立場，我還蒙在鼓裡。要不是加工工作結束了，我還不知變成什麼樣；要不是這次學習，我還瞞瞞錯誤，前途更將危險……。」

我拉攏政府工作人員 偷盜國家財產的罪行

畢克明

我叫畢克明，是長春市志誠木廠經理。從一九五〇年春天，和煤炭建築器材公司建立了木材推銷關係以來，我曾連續拉攏、賄賂幹部、偷盜國家財產。

我爲了把錢弄到手，用舊社會那一套惡劣手段，千方百計地勾搭、引誘幹部，講的是「放長線、釣大魚」。上煤炭建築器材公司買貨時，腰裡就揣上上等煙捲，逢人就送，爲的是在大家眼中留個「好印象」。進一步就「勝家常」「打探心機」，譬如問：「你掙多少分啊？」「家有幾口人？」「旺着對方搭檔，就進行引誘：『你們真够苦啊！』」「我這個人最好『交朋友』，用錢儘管說話，多少都行！」有時還硬拉親關係，有的人一點一點就叫我拉攏上了。

第一次，我碰見公司的木材檢尺員李果全，我說：「像你這樣的人該多『優』，只要心眼活動些，買貨時給挑點好的，啥都有了！」李果全說：「那不犯法嗎？」我說：「你不說，我不說，誰能知道！」三說兩說，就把他的心說活了。過兩天我到第一營業部買木材，約定第二天到公司交款，把發貨單拿到手裡一看，紅松（價格高）寫的少，白松（價格低）寫的多，我心裡明白——他上鉤了。過兩天，他到我們櫃上買一千五百斤柁子，我就沒留錢。想着：「還要你辦大事情呢！」

又一次，煤炭建築器材公司的王承鈞要做鷄毛褥子，問我鷄毛好買不。我尋思：「爲啥不『乘虛而入』